

勝利前後(上)

黎天鐸

中央幹校與青年軍政工班

(本文另有插圖刊21頁)

青年從軍風起雲湧

民國三十三年，抗日戰爭已瀕決戰關頭，敵寇全線進逼，南迫貴州獨山，東臨川鄂邊境，西北抵豫陝交界；目標乃指向陪都重慶及川康腹地，委員長蔣公中正乃號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知識青年從軍報國運動，全國青年風起雲湧，在短短一個月期間內，十萬青年分在青年軍各師駐地，報到成軍，一時全國人心大振，氣壯山河，並成立青年遠征軍訓練總監部，由羅卓英將軍任總監，政治部主任由蔣經國先生以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兼任，同時成立青年遠征軍政工人員訓練班，由青年軍各師就從軍之大專以上學生及黨國文教各界從軍之青年調訓，其中部份為女生，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同學，幾乎全部投入此一偉大行列，蔣教育長經國先生兼班主任，班址即與中央幹校同在復興關下，原為中央訓練團舊址，其中一部房舍為美軍駐用，校區氣象雄偉，背倚復興關（原名浮圖關，先總統蔣公正名為復興關）。面臨長江，以大禮堂及大操場為中心，教室寢室，排列整齊，內有「梅園

」，頗饒園林之勝，梅花盛開季節，沁人心肺，尤以遍地來竹桃，熱情似火，花期最長。「好漢坡」則為員生每晨鍛鍊身體之場所，經國先生經常率先領頭攀登，由大操場整隊出發，左轉先經一游泳池畔，蔣先生一躍跳入水中，泳過彼岸，繼續向前奔跑，再攀「好漢坡」，緊張刺激，全體員生（女生除外）隨之跟進，冬天亦時有此鏡頭出現，這裏真是一羣不知疲倦的快樂青年，充滿了朝氣，洋溢著革命熱情，和家人父兄子弟姊妹般的親情；先總統蔣公經常到校巡視，和師生們一起欣賞晚會活動，慈祥關注，如沐春風，政工班第一期學員人數較多，分為兩個大隊，和一個女生獨立中隊，講師與輔導員都是一流教授和學者，軍訓練職官，皆陸大及軍校精選的幹部，第一大隊大隊長張叔衡，山東人，與我同為軍校十期及陸大十八期同學，並同在陸大二十期任教，張兄奉調中央幹校軍事組長，政工班成立復奉命兼任現職，我負責第二大隊，其他十期同學在此任職者，尚有楊又曾、方振亞、王建東、程錚、焦海江等多人，隊職官員負責軍事訓練，軍事管理，與生活照顧，緊張熱烈，生龍活虎，真是

一片中興氣象。

政工班的訓練，除了嚴肅緊張的政治與軍事等重要課程外，輕鬆的一面也是隨時隨地都穿插調劑着，愛、美、笑、力四個大字，豎立在升旗臺的兩邊，鼓舞着大家去「愛」自己當愛的，追求意境的完「美」，從內心騰發出生命的歡「笑」，處處表現出青年人的活「力」，今日生活在一起，學習在一起，明日戰鬥在一起，成功在一起；濃得化不開的革命感情，接受時代的考驗，準備去創造國家的新時代，復興關的精神也就是青年們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大家在國家危急存亡緊要關頭，投向爭生存的革命洪爐，自然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一切訓練過程非常順利，一期一期畢業，都分發到青年軍的九個師充任政工幹部，給全體青年兵以思想的武裝，確實發生了無比的力量。

在每期畢業的時候，照例有一個擴大惜別餐會，蔣主任必親臨餞別，重慶有四川著名的大麩酒，我們喝酒都用飯盤，主任酒量好，興致亦高，學員們更是天真活潑，加上主任天賦的羣衆親和力，這一種場面是非常感人的，我有「謔鴛」

使命，胡副教育長步日先生在每次會餐前必割切叮囑我：「不要讓主任喝太多的酒！這是校長（指先總統蔣公）特別關照過的！」我在陪同主任逐桌向同學們致意時，大致前三碗讓主任自己乾，以後再有來的，我祇好一律代喝，或不意同學適可而止，「順利過關」，所以每畢業一期，我便醉倒兩三天，好得有一個星期空檔，就算是期中休息吧！

政工班上師生大會

蔣主任爲了養成學生的自治能力，每期受訓學生，規定有一天爲「自治日」的演習，這一天，一切生活秩序和操作，完全由學生自己處理，從早晨起床吹起床號，到晚間就寢吹熄燈號的號兵，準備一日三餐的炊事兵，和全班內外各處清掃的雜役兵等工作，一律不得假手他人，當時有一個大隊，是由外事局招集併入本班的譯員大隊，大隊長由我兼任，他們都是大學外文系畢業的學員，因爲功課壓力較重，對團體紀律生活頗不習慣，「自治日」演習時，拖拖拉拉，秩序大亂，奉命第二天重行演習，總算勉強過關，事後學員中有人寫信（自然是匿名的）大表不滿，將「法西斯」、「獨裁」種種不敬的名詞加在負責人頭上，蔣主任集合全體員生剴切訓誡，大意說：

「在國難當頭，我們這一個時代的青年，如果還不能拋掉公子哥兒的生活習慣，還不能稍爲作些勞働工作，將是時代的落伍者，……」在抗戰時期，蔣委員長曾昭示國人，必須以「勞働、創造、武力」三者，以鍛鍊及加強抗戰的實力，也

就是改變一般「士大夫」祇知「坐而言，不知起而行」的習性，這在生活教育方面，是極重要的一樣，爲了使這部份同學能體會戰時生活及加強其戰鬥意志，我灌注最大的心力，抱著「身教重於言教」的宗旨，以「生活紀律、行動迅速，意志集中」爲要求目標，在短短的幾個禮拜，頗有成效，結業離班時，除了大家有依依不捨之情，還從「復興關」下的大操場，整隊出發，並以整齊的步伐，一步一步踏上數百級石階，到達大門口馬路上，蔣主任站在路旁，頻頻揮手致意，學生們報以熱烈的掌聲和「再見」聲，由初來班的不融和，到離班時臨別依依的熱情洋溢，使我一生難以忘懷。

政工班一共召訓了三期，結業男女學員計一、四二四人先後分發青年軍各師工作，成爲部隊中的靈魂，該班結束後，因張叔衡同學應李仙洲部之邀。調離復興關，我乃接任中央幹校軍事組長，並暫兼初入校之第二期研究員隊長，中央幹部學校是三民主義青年團訓練戰後建設國家工作幹部的機構，按照國父實業計劃所需的人才培育，計有研究部（招訓大專畢業學生），專修部（招訓高中畢業學生），和一個東北講習班，召訓東北籍大專畢業學生，以備抗戰勝利後，從事收復東北的重建工作，並附設志清中學一所，以革命領袖蔣公的學名爲校名，教育中等學齡的青年，均採取全公費制。

蔣教育長在研究部學生入校後，先集合全體教職員和學生於大禮堂，舉行兩天「師生大會」，絕大部份時間，都是由學生發言，想到什麼說

什麼，無所不談，提出問題不下千百個，教育長都全神貫注，傾聽學生們的報告，到第二天的最後兩小時，全體同學大致都已暢所欲言，教育長乃採取綜合答復方式，同時並說明幹校的教育宗旨，與對同學們的要求和希望，在一種極其自然和肝膽相照的坦誠昭示下，雖然不是針對某一位同學提出的某一個問題專門作答，但那千百個問題，都在他的綜合提示和提綱挈領的詞句中，無不貼切涵蓋，使每一個提出問題的同學，心滿意足，茅塞頓開，人們多讚仰蔣先生有政治組織天才，在此獲得充份證明。

兩天「師生大會」下來，教育長自然成爲全體同學的崇拜偶像，他引領着大家向熱愛國家，效忠領袖，抵禦日寇侵略，實行三民主義的大道邁進，這裏已形成了抗戰的精神堡壘，巍然屹立，不畏風暴。

忠貞鐵衛八百步槍

中央幹校會向軍政部領用中正式步槍八百枝，作爲全校教練之用，某日軍政部來文索回，將轉發前線部隊使用，當時正在抗日戰事緊急關頭，中央政府已着手準備再遷西昌，幹校有研究部，專修部及附中學生約一千五百餘人，正感槍枝不足，而幹校員生在緊要關頭，正是最忠貞的鐵衛軍，必要時，定能發揮一以當百的力量，乃面報教育長請准向軍政部呈請留用，當時軍政部長是陳辭公（誠），我親謁面陳種切，並請補發七百枝以足一千五百枝之數，並配發適量子彈，以應實際需要。

辭公一向態度嚴肅，此時竟面帶微笑說：「你倒很會以進爲退的呵！原槍留用，補足免了吧！」我返校回報教育長，總算解決了一個大問題，雖然幹校非純粹軍事性質，但抗戰勝利前後，「武器仍然是我們的第二生命。」同時我還想到黃埔軍校初期以五百枝步槍打天下，武器對我們確實是非常重要的！

日寇投降山城沸騰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某日黃昏，忽然校區西隅美軍營區，槍聲大作，大都是手槍和卡柄槍的聲音，有如元宵爆竹，震耳欲聾。初疑發生事故，繼則由廣播聽到「日本天皇宣告無條件投降」的天天喜訊，從天而降；美兵天真雀躍，無以爲歡，乃瘋狂向天發射槍彈，以資慶祝。

幹校全校師生頓時如醉如狂，高喊「我們勝利了！」處處是歡聲，處處是勝利的喊叫聲；此時我不知不覺地漫步爬上校部大門外，沿着馬路，走到可以看見兩路口和整個重慶市區的道路轉彎處，看着重慶城的華燈初上，燈光閃耀，鞭炮聲喧，這是一個沸騰了的城市，整整八個年頭在苦難中煎熬的人們，無數次日寇瘋狂轟炸過的山城，仍然是處處頹垣殘壁的創痕，所有的人們都狂呼高叫，高叫着：「日本人投降了！」「我們勝利了！」

人們都跑向街頭，奔走相告，這是等待了八年的喜訊，多少人激動興奮地流下淚，多少人相互擁抱着說不出話來，多少人驕地湧現起「回鄉」的念頭；「卽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雖然這正是秋天，却像是春天來到，春花怒放，百鳥爭鳴，大地充滿了歡樂。這真是一個五億同胞重生的日子。耶穌復活的故事，祇聽到信徒們的傳說；而我八年抗戰的勝利，民族的復興，是我們親眼看到的，親身經歷的。我們的犧牲太慘烈了。我們光榮的勝利也確實得來不易，我的堂兄天衢服務警界，在日寇南京屠城時遭到毒手！我軍校同期同學在松滬一役，大半殉國！我全國軍民或死於戰場，或死於流亡，血流成渠，屍填溝壑，何止千百萬計，如今終於得到最後勝利，怎能不百感交集，亦歌亦泣！

心上有塊沉重石頭

我悵然獨立在復興關前，雖然眼前的一切，都是事實，而不是夢境；可是心上另一塊沉重的石頭，壓得我透不過氣來，那就是我揣想到勝利的果實，能否確保？！會不會因爲我們抗戰了八年，而共產黨就乘機坐大，擴張勢力又要動搖國本，民不聊生，悠悠蒼天！我百年來受苦受難的同胞們，到底能否有撥雲見日的一天？！這一夜，我沒有因爲勝利而沖昏了頭，但共黨叛亂的陰影，攪得我終夜未能成眠！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三日，日酋岡村寧次，代表日本天皇在南京陸軍官校大禮堂，正式向我領袖蔣公特派受降代表何應欽上將呈遞降書，結束了日本侵華的八年戰禍，領袖本中國傳統文化的恕道，宣示「以德報怨」的仁厚德意，使戰後的今日能有一個「經濟大國」的日本；如果我國也在戰後不遭受到國際短視政客們的歧視，助紂爲

虐，則中國大陸必不致赤化。也既無韓戰，更沒有越南的淪亡，那今日世界的局勢，將是一個和平安定的太平盛世，孤立的俄共，成不了氣候，何致於核武競爭，人類天天在面臨世界毀滅的威脅呢？！

復員工作步步展開

抗戰終於勝利了！八年漫長的黑暗歲月，終於看到了光明，接收和復員工作，千頭萬緒，青年軍原爲抗日而成軍，到了抗日戰爭既已結束，領袖乃毅然決然指示辦理青年軍的復員。於是第一步命令各青年師作各種準備工作，我奉命率同魏木九同志專程到漢中二〇六師傳達上項意旨，爲爭取時間，先乘飛機直達西安，利用變換交通工具的短暫時間，對這一嚮慕已久的「長安」古城，作跑馬觀花式的巡禮，城中印象最深的是一「碑林」，無數方漢唐以還各朝代的碑刻，如林樹立其中，此乃民族文化之魂寶，如見古人，彌足珍貴。

隨乘汽車沿川陝公路經寶雞折回漢中，抵達師部，師長蕭勁將軍乃舊識，該師幹部亦有多人係軍校同期同學，政治部主任薛純德，曾任職中央幹校及政工班，相見甚歡，漢中扼川陝咽喉，形勢險要，周圍數十里，名勝古蹟，觸目皆是，懸崖間殘留的棧道，蕭何月下追韓信的古道，武侯墓，韓信拜將臺等等，利用公餘之暇，領略一下三國演義中的神奇故事。尤以劉覽秦嶺下的留侯廟（亦稱張良廟），秦嶺重山濯濯，但環廟十數里內，蒼松翠柏，赤松尤爲別緻，幹如梧桐

，枝葉則爲松針，木質肉紅色，赤松以此得名，尤奇者，廟內崖石中，泉水洶湧，水量豐沛，潑迴廟院，奔流而去，泉水清冽，真是窮天地間的造化，這突如其來的活水源頭，令人嘆爲觀止！猶憶車行秦嶺，自北而南，由寶鷄至留侯廟，樹木兩缺，枯燥荒涼，至此天地一新，林泉攬勝，直類沙漠中之綠洲，誠地靈人傑，張良大名，亦永垂不朽矣。

漢中事畢，乘汽車沿川陝公路南下，攀登劍閣之前，遠遠望去，「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真是插翅難飛，但征服大自然的人們，竟然鬼斧神工，開出一條車道來，讓我們驅車渡過，人定勝天，一縷人性的驕傲與尊嚴，油然而生，途經廣元至畢節一段，公路係利用漢代「馳道」路基，夾道漢柏蒼鬱，濃蔭覆地，傳張飛率其部屬所植，幅寬路直，想見當年張三爺手持丈八蛇矛，飛馳快馬，一幅排山倒海，龍吟虎嘯，叱咤風雲的氣勢，爲之神馳。

車抵成都平原，真不愧是「天府之國」，阡陌桑麻，一片錦繡大地，成都古稱「蓉城」亦稱「錦城」，此正爲暮春三月花季，真是處處花團錦簇，美不勝收，街道雖多古老建築，但平直方正，整齊清潔，市區繁華，人潮熙攘，城郊名勝古蹟如武侯祠、浣花溪、薛濤井；風光綺麗，難以形容，特意尋找「蔬婆豆腐」老店，該日適本店主人因事憩息，乃在其左近支店一嚐「蔬婆豆腐」的滋味，確實不凡，順便也一嚐「鄒湯圓」和「吳抄手」，以及千百種令人看到垂涎欲滴的美點，可惜人的肚量有限；消受不了許多，成都街頭

有一特色，茶肆多，公廁亦多，隔不了幾十步，就可以看得到，還有一種生活享受的習慣，「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也就是白天盪盪泡茶館，裝滿了一肚子水，晚上在澡堂裏泡在水中，真是天之驕子，無憂無慮的葛天氏之民，因爲泡茶館閒着無事，於是「擺龍門陣」乃環境使然，所以川省同胞大都能言善道，也是理所當然。

由成都經內江返重慶，向經國先生復命，隨後成立青年軍復員管訓處，處長由陳辭公兼任，經國先生與鄧文儀、彭位仁兩將軍均任副處長，積極籌辦青年軍復員工作，這是國家有史以來的創舉，領袖對此十萬知識青年的復員工作，指示週詳，依其志願，區分爲就學、就業、還鄉、留營四種，爲了他們就學，特設多所青年中學和青年職業訓練班於漢中、重慶、瀘州、萬縣、杭州、嘉興等地，並開設大學先修班數所，以便將分發入大學深造的學生先行集中補習，在重慶復興關政工班原址，設立大學第一先修班，學生計達三千餘人，我奉命兼任該班學生總隊長，就業者，部分仍回從軍前工作單位復職，其餘均由政府分發工作，凡志願還鄉者予以資遣，有志留營者，准予繼續留營，在宣告復員之日，凡屬從軍知識青年兵，均由政府頒授「少尉預備軍官適任證書」，取得少尉預備軍官資格，開我國預備軍官制度之先河，這一個復員工作，在國家財力萬分困難情況下，仍毫不躊躇地付諸實施，充份表現了領袖對青年兵的關懷，所以青年軍的每一官兵和領袖之間，滋蘊着一種父子般的親情，領袖之被稱爲「國民革命軍之父」，這便是原因之一。

共諜挑撥陰謀落空

政府在領袖的指示之下，如此優厚週詳的辦理青年軍復員工作，看在包藏禍心的共產黨徒眼中，不惜千方百計破壞謾諷，挑撥離間，罵從軍知識青年爲「青年蟲」，挑撥青年軍與一般國軍的不平待遇，煽惑其他國軍官兵應向政府要求，像青年軍一樣的辦理「復員」，更製造青年軍在一般民衆間的惡劣形象。記得在大學先修班受訓的學生，某日忽然人心浮動，秩序大亂，不到教室上課，好像在醞釀大事故，我馬上進行瞭解，知道了是有一種小型傳單式的刊物，名之爲「××報」，報名因日久忘記，上面登載有「青年軍」在川東開縣和萬縣等處，軍紀敗壞，爲非作歹，繪聲繪影，甚至連「土匪」不如，學生們看了一時羣情激憤，怒不可遏。計劃着要怎樣去與師問罪，我找到一張，仔細看了一遍，是一種十六開的小型單頁報紙型的印刷品，註明「××報社」，「社址在重慶市朝天宮某巷某號」，無負責人性名。

我看過之後，立刻下令，命令全體學生在大操場集合，我親自主持講話，大都採用問答式，我手中高高舉起那張「小報」，高聲問道：「你們都看過這張報紙沒有！」學生們齊聲答應：「看過了！」我說：「這張報紙對我們青年軍侮辱太過，實在令人氣憤，我們應該怎麼辦？」「打……」一陣轟雷的巨浪，震動了整個復興崗，這是他們的答案！這真是到了沸點的激情，像火山爆發的熊熊火絨，羣衆已像是瘋狂一樣！我也隨

着高亢地向大家宣告：「好！總隊長帶你們一起去打！」全場響起了如雷的掌聲，他們似乎把我看成是「英雄」。

接着我繼續講：「不過在沒有出發之前，我要大家考慮一下：你們以前看過這種報紙沒有？這種報紙在社會上有人知道沒有？他的社址在某巷某號，容不容得下我們三千多人進去？他們散發這種「傳單」的目的是什麼？是不是要為他們譏諷我們——青年蟲無法無天——作見證？是不是要我們去替他們「報社」「打」出知名度？因為今天以前，社會上沒有任何人知道他們這份「報紙」，今天經過我們幾千人一打，便幫他們打出了名，明天他們就可以印十萬份，二十萬份，由我們自己造成了！但是他的社址是否在某巷某號？或者究竟有沒有那條巷子，更用不着說找不找得到他們的負責人！現在有兩個方案，大家考慮一下：第一案，我先派人去實地調查，該社社址是否確實？負責人是誰？爲了青年軍的名譽，不採報復行動，以免陷入敵人陷阱，而改採法律途徑，依法訴究。第二案，大家如果一定認爲要去打的話，總隊長也就無話可說，因爲我一開始就答應你們去打的！現在大家考慮三分鐘，再來表決！」

我故作鎮靜，整整等了三分鐘，這三分鐘似乎很長，又像太短，學生們都在竊竊私語，或交頭接耳，心情也大都平靜下來了。我看看手錶到了三分鐘時，高聲發問：「贊成第一案的請舉手！」真是有如暴風雨過境後，突然雲散天青，絕大多數的同學都舉起手來，贊成我的第一

案，「不去打了！」我如釋重負，面對着這一羣小孩子，血氣方剛，偶一不慎，是會闖下大禍的！試想在勝利後的重慶鬧市，突然有幾千人像是暴亂般的行動，出現在大街小巷中，我有幾個腦袋也不够交代的，幸喜學生們究竟都是「知識

青年」，還都是即將進入大學的知識青年。事後調查所得，「××報社」所列地址，雖有某街，並無某巷，自然也沒有某號的「社址」，共謀原定的「苦肉計」落空，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幸甚！幸甚！（未完待續）

李品仙回憶錄

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廣西李品仙上將，迭任軍政要職，歷經辛亥革命、討袁護法、北伐、抗戰、戡亂諸役，轉戰南北，閱歷閱富。著有「李品仙回憶錄」，翔實生動，包羅萬象，要目如后：武昌起義。回桂連絡。陸榮廷與廣西。保定軍校與蔣百里校長。機關槍長的故事。轉入湘軍服務。傅良佐督湘引起護法戰爭。兩次危險的任務。南北議和與聯省自治。國父誓師北伐與湖南護憲。唐生智與顧和尙。唐生智倒趙與北伐。先鋒變成後衛。武漢三鎮的光復。寧漢分裂與清共。北伐的最後一戰。編遣會議。建設廣西復興中國。三年邊務再任總參謀長。抗戰開始率師出征。京滬棄守。徐州會戰與臺兒莊大捷。武漢保衛戰。武關道上。隨棗會戰。重回大別山。豫皖鄂邊區整建經緯。戰時皖政實施紀要。鞏固邊區及兩次牽制作戰。皖南行與立煌事變。一場痛心疾首的戰鬪。邊區雜憶。勝利曙光和黎明前的黑暗。日寇投降。隨勝利上演的悲劇。安徽的復員與接收。空城計。戡亂戰局逆轉。大陸淪陷。林泉息影。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



①



②

① 蔣公中正主持中央幹部學校成立及研究部第一期開學典禮
② 今總統蔣經國先生早年在嘉興對青年軍訓話(文見21頁)